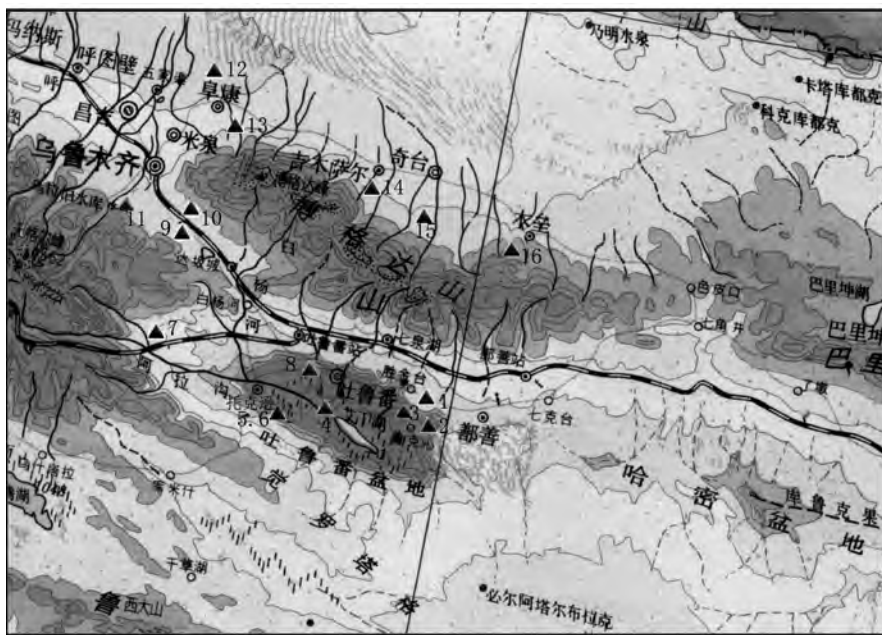


# 新疆苏贝希文化研究\*

邵会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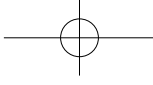
苏贝希文化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该文化遗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发现, 其命名是由陈戈先生提出的<sup>[1]</sup>, 迄今为止经过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多达 50 余处<sup>[2]</sup>, 从已有的发现看, 苏贝希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博格达山南北两侧山前地带或山谷间(图一)。



图一 苏贝希文化的主要遗址和墓地分布图

1. 苏贝希遗址和古墓群
2. 鄯善三个桥墓地
3. 洋海古墓群
4. 艾丁湖墓地
5. 喀格拉克墓地
6. 英亚依拉克墓地
7. 阿拉沟古墓群
8. 交河故城沟北和沟西墓地
9. 柴窝堡古墓地
10. 柴窝堡林场古墓群
11. 乌拉泊水库墓地
12. 阜北农场基建队遗址
13. 阜康三工乡墓地
14. 大龙口墓地
15. 奇台半截沟遗址
16. 木垒四道沟遗址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编号: 10JJD770001) 中期研究成果, 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 12CKG006) 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基本科研项目(编号: 2010ZZ042) 资助。



学界对于苏贝希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sup>[3]</sup>，但目前发表的苏贝希文化的分期成果不多，其中洋海墓地的发掘者将整个墓地按照墓葬形制划分为三期<sup>[4]</sup>，也有学者对苏贝希文化的典型墓葬进行分组研究<sup>[5]</sup>。已有的成果虽然能代表该文化大致的发展趋势，但缺乏细致的器物类型式分析，所得结论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因此本文将对已发现的苏贝希文化各类遗存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sup>[6]</sup>，尝试从中探寻该文化器物中所包含的类型演变发展关系，再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苏贝希文化的整体分期、年代、渊源和对外影响等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 一、分期研究

苏贝希文化发现的墓地数量虽然较多，所发表资料却较为零散，但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所有出土的陶器中有两种单耳罐数量多，可以看到明显的发展规律，我们将这两种单耳罐称为A型单耳罐和B型单耳罐。首先分析这两种器物的型式变化特征（图二）。

**A型单耳罐** 均为彩陶，手制，夹砂红陶，长带状耳，单耳从口沿上向下连接到腹部，依口沿的变化可以分为四式。

**I式：**敞口，颈部不明显，垂腹，圜底，器表饰连续均匀的长竖条纹。标本：洋海一号墓地 M5：6，洋海二号墓地 M299：3（图二，1、2）。

**II式：**侈口，颈部不明显，微垂腹，圜底，器表饰有长竖条纹、波形纹或变体三角纹。标本：洋海二号墓地 M2072：2、M260：3（图二，3、4）。

**III式：**微侈口，颈部较为明显，鼓腹，圜底，器表饰有连续均匀的长竖条纹或涡纹。标本：喀格恰克墓地 M3：1、M4：2（图二，5、6）。

**IV式：**直口，颈部十分明显，鼓腹，圜底，器表饰有连续均匀的长竖条纹或涡纹。标本：喀格恰克墓地 M11：1、M6：4（图二，7、8）。

**B型单耳罐** 均手制，夹砂红陶，单耳从颈部向下连接到腹部，可分为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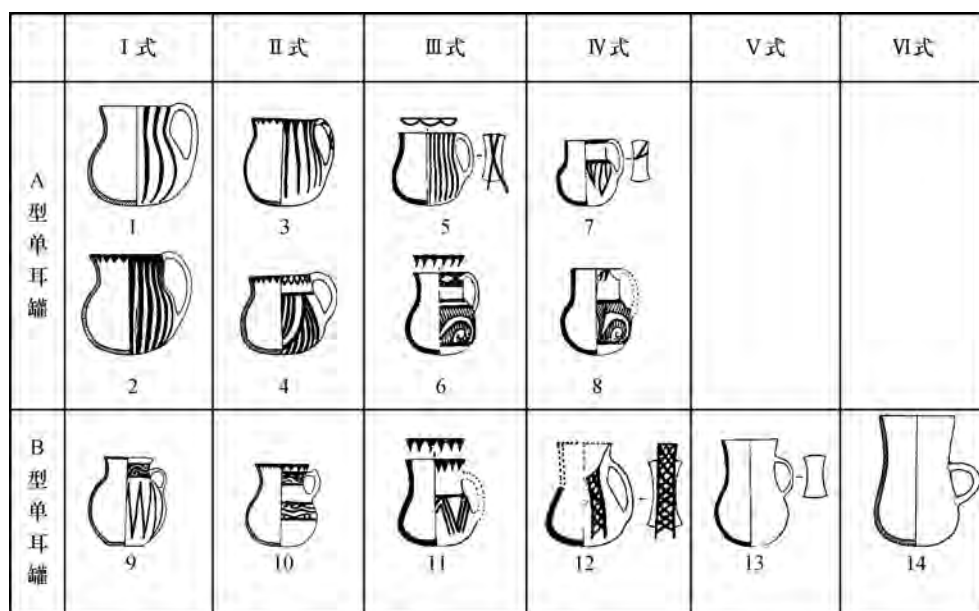
**I式：**侈口，短颈，器耳较小，球型腹，小平底，器表饰水波纹或三角折线纹。标本：洋海一号墓地 M180：8（图二，9）。

**II式：**侈口，颈部与腹部弧度减小，器耳较小，微垂腹，圜底，器表饰水波纹。标本：洋海一号墓地 M164：6（图二，10）。

**III式：**侈口，颈部与腹部弧度更小，器耳变长，垂腹，圜底，器表饰有折线纹等纹饰。标本：喀格恰克墓地 M3：2（图二，11）。

**IV式：**侈口，垂腹，圜底，与III式近似，但器体更显瘦高。标本：喀格恰克墓地 M13：5（图二，12）。

**V式：**敞口，形制与IV式近似，但器表已不见纹饰。标本：喀格恰克墓地 M1：2（图二，13）。



图二 苏贝希文化两种典型单耳罐的类型演变

1、9、10. 洋海一号墓地 (M5:6、M180:8、M164:6) 2~4. 洋海二号墓地 (M299:3、M2072:2、M260:3) 5~8、11~13. 喀格恰克墓地 (M3:1、M4:2、M11:1、M6:4、M3:2、M13:5、M1:2) 14. 洋海三号墓地 (M3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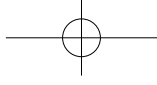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VI式: 敞口, 器壁微有弧度, 单耳位置下移, 且高耸, 均素面。标本: 洋海三号墓地 M322:2 (图二, 14)。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洋海古墓群中一号墓地、二号墓地主体文化相对较早, 而洋海三号墓地年代相对较晚<sup>[7]</sup>, 而洋海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流行 I 式和 II 式 A 型单耳罐和 B 型单耳罐, 三号墓地流行 B 型 VI 式单耳罐, 因此对于 A 型单耳罐演变的逻辑顺序应该是 I 式到 IV 式, 即从敞口到直口, 颈部从不明显到明显; B 型单耳罐演变的顺序是从 I 式到 VI 式, 即腹部与颈部从界线明显到不明显, 器身由矮胖向瘦高发展。

通过 A 型单耳罐和 B 型单耳罐共存陶器组合的分析, 我们发现各墓地中 A 型和 B 型单耳罐共存的陶器组合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图三)。

第一组, 与 A 型和 B 型 I 式、II 式单耳罐共存的陶器, 绝大部分陶器为彩陶, 流行竖线纹、锯齿折线纹、变体三角纹、水波纹和网格纹, 器物种类非常丰富, 有长耳大口杯、横耳杯、立耳杯、双耳彩陶筒形罐、敞口彩陶盆、单耳或双耳小口壶、单耳豆、圈足罐以及少量的带流杯和双联罐等 (图三, 1~15、27~35)。

第二组, 与 A 型和 B 型 III 式、IV 式单耳罐及 B 型 V 式单耳罐共存的陶器, 彩陶数量要少于第一组, 约占总数的 1/2 或更少, 流行涡纹和折线纹, 但同时也存在着第一组竖线纹和变体三角纹, 器类比较简单, 除了单耳罐还主要有单耳或盃耳钵、杯及少量的腹耳壶、单耳豆和单耳筒形杯 (图三, 43~53)。



第三组，与B型Ⅵ式单耳罐共存的陶器，以素面陶器为主，基本不见彩陶，器类非常简单，主要有单耳或无耳的钵、杯勺和单耳筒形杯，还有少量的三足钵、实足豆及泥质灰陶的无耳折沿罐（图三，58～66、7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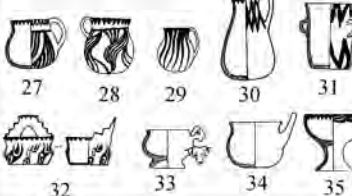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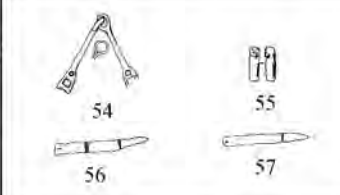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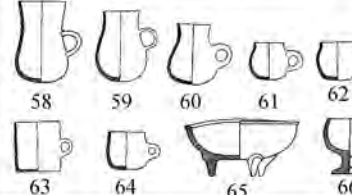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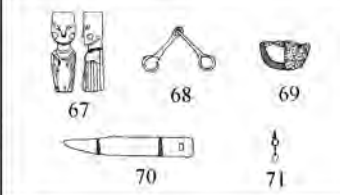


从上面的分组看，这三组陶器形制和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别，以此分组为基础结合资料较为丰富的洋海一号墓地<sup>[8]</sup>、二号墓地<sup>[9]</sup>、三号墓地<sup>[10]</sup>和托克逊喀格恰克<sup>[11]</sup>等典型墓地墓葬特征，可以将苏贝希文化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洋海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绝大部分墓葬为代表，流行椭圆形竖穴墓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多单人屈肢葬，也有少量的双人和多人合葬，基本不见仰身直肢葬。陶器中彩陶数量占2/3或更多，流行竖条纹、锯齿折线纹、变体三角纹、水波纹和网格纹等纹饰。陶器种类较为丰富，流行A型和B型Ⅰ式、Ⅱ式单耳罐，长耳大口杯、横耳杯、沿立耳杯、双耳彩陶筒形罐、敞口彩陶盆、单耳或双耳小口壶、单耳豆、圈足罐等器物。金属器主要使用铜器，铁器比较少见。尤其是在椭圆形竖穴墓中随葬品以铜器为主，这类墓葬均为男性单人屈肢葬，少见陶器，可能代表一批专门从事畜牧生产的特殊人群。从洋海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对比情况看似可分为早晚两段，其中早段流行竖条纹和锯齿折线纹，沿立耳罐和双耳罐等器物全身都装饰有丰富的纹饰，彩陶豆足较矮，彩陶中的长耳大口杯也非常有特色，出土的铜器有包括凸纽圆首刀、管釜斧和直釜斧等器物（图三，16～25）；晚段不见椭圆形竖穴墓，出现并流行变体三角纹、火焰纹，陶豆的圈足一般较高，少见圈足罐和长耳大口杯等器物，铜刀的柄身几乎无明显分界，洋海墓地采集的2件啄戈可能属于该时期<sup>[12]</sup>（图三，38、39、41、42）。

第二期以喀格恰克墓地为代表，包括洋海二号墓地M239、M2054和M260等部分墓葬，这一时期主要流行土坑竖穴墓，晚期可能出现少量的偏室墓。既有单人葬，也有双人或多人合葬，出现数量较多的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中彩陶的数量相对于第一期减少，占陶器总量的1/2或更少，流行涡纹，器类以单耳罐为主，多颈部明显的A型Ⅲ式和Ⅳ式单耳罐，素面陶钵的数量较多。铜器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铁器的数量比第一期增多。

第三期以洋海三号墓地为代表，整个文化发生了巨大改变，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是主要的两种墓葬形制，其中竖穴偏室墓的比例较大，流行双人或多人合葬，单人屈肢葬非常少见。随葬品中彩陶数量极少，尤其是在竖穴偏室墓中基本不见彩陶。器类简单，主要为单耳罐、无耳罐钵、勺杯和单耳筒形杯等，其中钵和勺杯数量最多，单耳罐主要是B型Ⅵ式，整体瘦高，颈部和腹部分界不明显，发现的少量陶豆也都变成无耳实足。器耳多小桥形耳，基本不见前两期的扁长耳，铜器数量很少，铁器已占有主导地位。从洋海三号墓地看，第三期墓葬似乎可以分为早晚两段，晚段已经出现轮制灰陶，器型也出现了弦纹折沿罐、五铢钱等器物，很明显晚段墓葬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图三，58～77）。

根据上面的分期标准可以对苏贝希文化其他墓地和遗址的分期情况进行分析。

| 期   | 段  | 典型陶器                                                                                                                           | 金属器及其他器物                                                                                                                     |
|-----|----|--------------------------------------------------------------------------------------------------------------------------------|------------------------------------------------------------------------------------------------------------------------------|
| 第一期 | 早段 | <br>1 2 3 4 5<br>6 7 8 9 10<br>11 12 13 14 15 | <br>16 18 19<br>17 21 22 23<br>20 24 25 26 |
|     | 晚段 | <br>27 28 29 30 31<br>32 33 34 35             | <br>36 37 38<br>39 40 41 42                |
| 第二期 |    | <br>43 44 45 46 47 48<br>49 50 51 52 53      | <br>54 55<br>56 57                        |
| 第三期 | 早段 | <br>58 59 60 61 62<br>63 64 65 66           | <br>67 68 69<br>70 71                    |
|     | 晚段 | <br>72 73 74 75                             | <br>76 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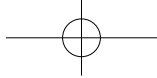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图三 苏贝希文化器物分期图

第一期早段：1、3 ~ 26. 洋海一号墓地（M5:6、M87:7、M5:10、M87:2、M80:2、M105:2、M1002:1、M1005:3、M127:1、M26:3、M26:1、M1002:3、M105:1、M169:2、M19:2、M5:6、M78:3、M19:1、M5:4-1、M19:10、M150:4、M150:2、M5:4-2、M19:3、M90:12） 2. 洋海二号墓地（M299:3）

第一期晚段：27 ~ 30、32 ~ 36、38 ~ 40. 洋海二号墓地（M260:3、M295:3、M298:1、M251:1、M212:2、M215:2、M2007:1、M268:1、M2063:2、M286:4、M231:2、M263:1） 31、37. 洋海一号墓地（M182:2、M163:3） 41、42. 洋海墓地采集

第二期：43 ~ 46、49、51、52、55. 喀格恰克墓地（M3:2、M2:3、M4:2、M13:2、M3:1、M12:2、M4:1、M:1） 47、48、50、53、54、56、57. 洋海二号墓地（M242:1、M2205:5、M2054:4、M239:1、M214:1、M243:1、M265:3）

第三期：58 ~ 77. 洋海三号墓地（M322:2、M315:5、M339:3、M339:2、M302:3、M372:2、M372:4、M332:2、M347:5、M374:1、M301:1、M359:5、M339:9、M368:5、M329:1、M376:1、M376:3、M377:2、M376:8、M3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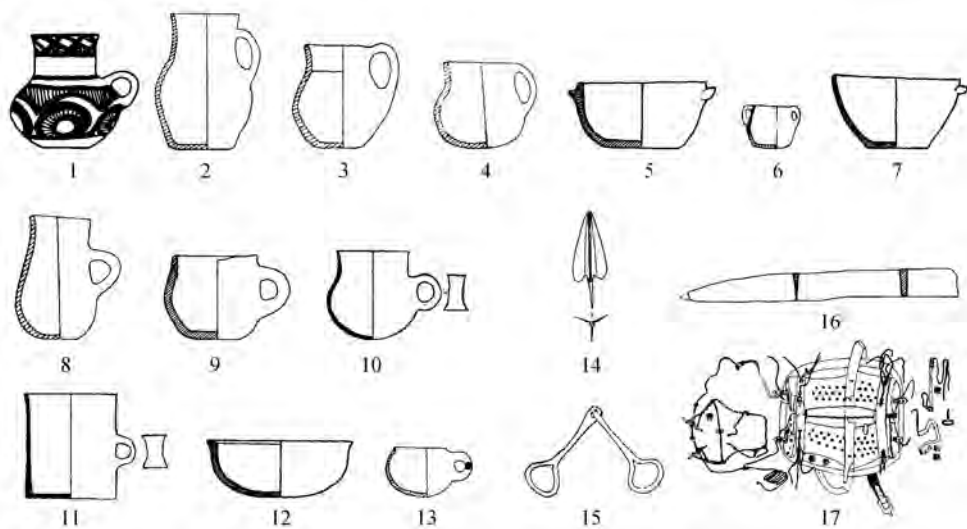
### 1. 苏贝希一号墓地

苏贝希墓群位于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北口，在吐峪沟乡吐峪沟村，墓群由三处墓地组成。1980 年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一号墓地发掘墓葬 8 座<sup>[13]</sup>。1992 年又在该墓地发掘了 5 座墓葬，并清理被盗墓葬 39 座<sup>[14]</sup>。墓葬地表多有积石，可辨形制的墓葬有竖穴土坑墓 22 座，竖穴侧室墓 13 座。有单人葬和多人合葬两种，合葬墓内的个体可分上、下层，既有一次葬，也存在二次葬，墓内个体二人到四人。可辨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朝西或西北。

随葬器物中陶器均为夹砂红陶，手制，器形以单耳或无耳的平底器居多，少量陶器带有盃耳。多为素面陶，个别为彩陶。器类有盆、碗、钵、罐、杯等，铜器中只有耳环，铁器有马衔、刀和镞（图四，14 ~ 16）等。在该墓地出土一套完整的马鞍轡。鞍用皮革缝制，分相同的两扇，中间用三条宽皮带连接。前后桥高出，立面上分缀四枚“S”形骨扣，再分别向外连接一个桃形骨扣，鞍内填鹿毛，用密集的针脚缝缀，下垫毡鞍垫（图四，17）。从陶器的情况看，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以 M11 和 M8 等少量墓葬为代表（图四，1 ~ 7），基本上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另外一组以 M10 为代表，包括 M3、M4 和 M12 等墓葬，陶器组合和形制与洋海三号墓地早期遗存相似（图四，8 ~ 13），应该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三期早段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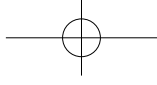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 2. 苏贝希二号墓地

1985 年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在该墓地清理 50 座被盗扰的墓葬，采集 50 多件文物<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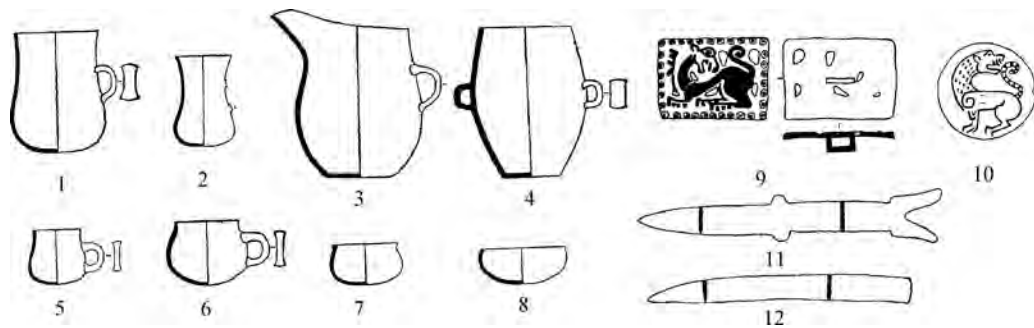


图四 苏贝希一号墓地出土的器物

- 1 ~ 7. 陶容器（出自 M11） 8、9、12. 陶容器（出自 M10） 10. 陶容器（M4：10）  
 11、13. 陶容器（M3：7 M12：2） 14. 铜镞（出自 M10） 15. 马衔（出自 M10）  
 16. 铜刀（出自 M10） 17. 马鞍（出自 M10）



采集的陶器大多为夹砂红陶，手制，多素陶，彩陶仅发现 1 件，无耳器或单耳器居多，器形有杯、罐、钵、瓮等。铜器有短剑和刀，另外该墓地出土的包金卧虎铜牌和虎纹金箔非常具有特色（图五）。虽然二号墓地随葬品均为采集品，但从出土的陶器看二号墓地大多数墓葬属于苏贝希文化三期早段遗存。



图五 苏贝希二号墓地采集的器物

1 ~ 8. 陶器 (M: 6、M: 7、M: 5、M: 3、M: 10、M: 8、M: 23、M: 25)  
9、10. 金饰牌 (M: 40、M: 41) 11. 铜剑 (M: 42) 12. 铜刀 (M: 44)

### 3. 苏贝希三号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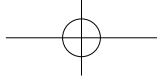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位于山前戈壁台地上，墓葬集中在台地的中部，1992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墓地清理墓葬 30 余座<sup>[16]</sup>。其中竖穴土坑墓 29 座，竖穴偏室墓一座。墓地地表无特殊标志，亦无打破或叠压关系。墓向多西北或西，有单人葬有合葬墓。合葬墓有的分层，分层间填以细砂。个别墓葬的墓底见尸床，死者放在尸床上。尸床用圆木采取榫卯结构，做成井字形木框架，四角立有床腿，葬式有侧身屈肢、仰身屈肢和仰身直肢三种。

随葬品的陶器，基本上为夹砂红陶，手制，有些陶器因火候不均，器物表面着色不一。彩陶一般通体施彩，以内施平行线的圆涡纹为主，还有网纹和竖条纹。素面陶器数量较多，常见的器形有碗、杯、罐、釜等（图六，1 ~ 8），从彩陶装饰的涡纹和单耳罐明显的颈部看，苏贝希三号墓地主体文化应该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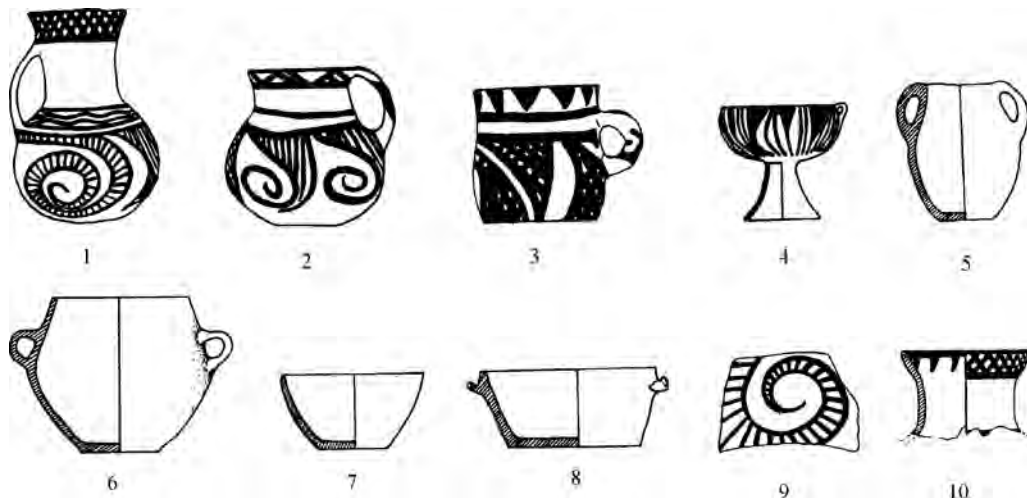
另外在三号墓地东 80 米处，有一处居住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清理了三座房址<sup>[17]</sup>，从出土的器物看（图六，9、10），该遗址与相距最近的苏贝希三号墓地文化性质最为相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 4. 英亚依拉克墓地

英亚依拉克墓地位于托克逊县托台区喀格卡克村东，整个墓地约有墓葬 30 座。1983 年 4 月，吐鲁番地区文管所调查清理部分墓葬，该墓地的墓葬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墓葬形制可确定为长方形竖穴墓，但是否有偏洞室不明。墓口用圆木、芦苇和杂草棚盖，再堆沙石封土。该墓地采集的器物较少，但其中有一件单耳彩陶壶，侈口，高



颈, 红衣黑彩, 口沿内部饰一周锯齿纹, 器表饰有多条由口沿延至腹部的条带, 内填有斜方格纹<sup>[18]</sup>, 这件陶器与喀克恰克古墓地 M2 和 M13 出土彩陶罐形制相似, 但腹部较之更鼓, 其年代也应该相近或稍早, 总体看来该墓地应属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



图六 苏贝希三号墓地及遗址的部分陶器

1 ~ 8. 苏贝希三号墓地 (M27:7、M15:16、M15:10、M6:20、M27:10、M15:5、M15:8、M27:9) 9、10. 苏贝希遗址 (F1:52、F1:51)

### 5. 鄯善三个桥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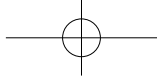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墓地地处吐鲁番盆地的东缘, 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南约 1.5 千米处, 1988 年 4 月自治区文物普查队曾做过考古调查<sup>[19]</sup>, 1990 年 6 月,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该墓地清理墓葬 33 座<sup>[20]</sup>, 其中第一类 18 座墓葬属于苏贝希文化, 包括竖穴土坑墓 17 座, 竖穴偏室墓 1 座, 以合葬墓为主, 流行男女合葬, 葬式为仰身直肢, 头向西。在墓地内, 见有 6 座祭祀坑, 祭祀坑夹在墓葬之间, 为竖穴土坑, 平面呈长方形或椭圆形, 长 1 米到 2 米多, 深一般不超过半米, 出有马或骆驼骨骼。

随葬品中陶器为夹砂红陶, 手制, 器形以单耳圜底器为主, 部分为平底器, 少量双耳器。器类有单耳罐、三耳罐、小陶罐、陶钵等 (图七, 1 ~ 10), 彩陶器数量较多, 红衣黑彩, 纹饰主要有变形三角纹、涡纹和水波纹等, 在该墓地出土的一件单耳角杯非常有特色 (图七, 11)。该墓地彩陶罐多有明显的颈部, 直口或口部微侈, 流行涡纹, 从这些情况看该遗址大体上应该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

### 6. 艾丁湖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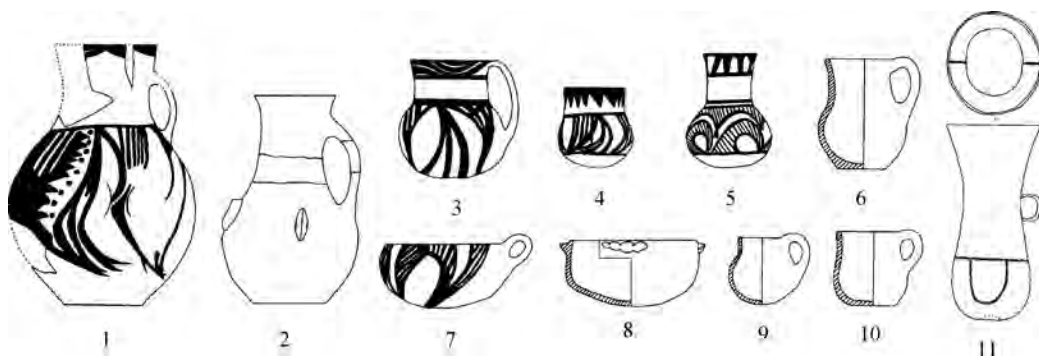
墓地位于吐鲁番市艾丁湖乡西北 8 千米处, 1980 年 5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该墓地清理了 50 座墓葬<sup>[21]</sup>。墓葬的上部分多被风蚀破坏,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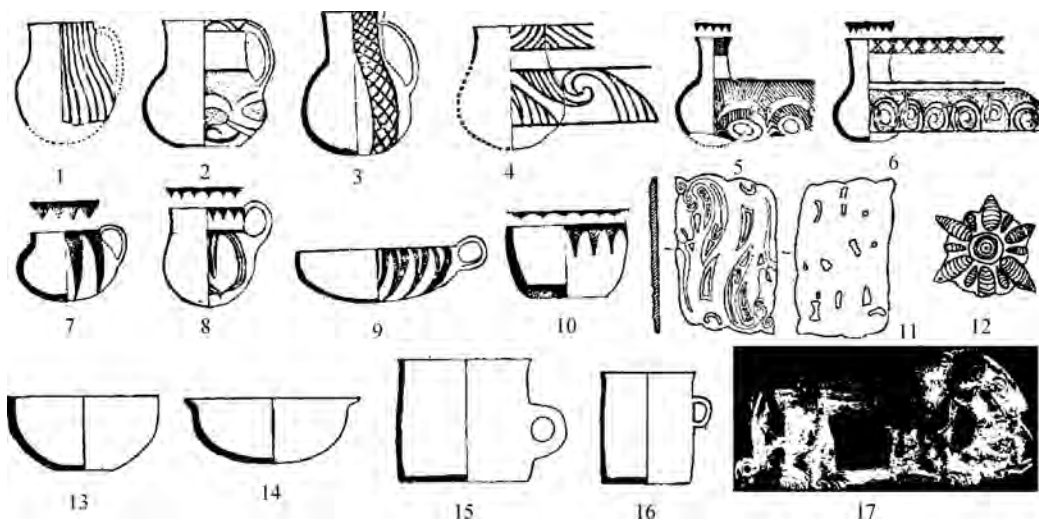
残存情况看，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室东北—西南向，均为单人葬，葬式为仰身直肢。

墓葬中出土随葬品 165 件。其中彩陶器 65 件，均手制，多为红衣黑彩，陶器的口沿内外多饰三角纹，器腹则主要饰以圆涡纹和变体三角纹(图八, 1 ~ 10)。素面陶 80 件，手制，绝大多数为夹砂红陶，器形以单耳筒形杯和钵为主(图八, 12 ~ 15)。除陶器外，该墓地还出土了较有特色的动物形牌饰和金花饰(图八, 11 ~ 13)。从出土的彩陶看，流行涡纹，单耳罐颈部明显，多直口，与喀格恰克墓地的同类器相似，但该墓地 M31 和 M15 出土的单耳筒形杯其形制与洋海三号墓地很相似，这表明该墓地大部分墓葬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可能存在着少量的第三期早段的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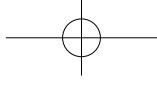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图七 鄯善三个桥墓地出土陶器

1.M33:2 2.M13:11 3.M23:4 4.M33:1 5.M13:12 6.M9:4 7.M13:10  
8.M13:2 9.M23:3 10.M9:1 11.M5:1



图八 艾丁湖墓地出土的部分器物

1 ~ 10、13 ~ 16. 陶容器 (M33:2、M0:2、M20:1、M45:1、M3:1、M0:1、M6:1、M0:3、M48:1、M43:1、M10:2、M19:1、M31:2、M15:1) 11、17. 动物形牌饰(艾丁湖墓地采集) 12. 金花饰(艾丁湖墓地采集)



## 7. 阿拉沟—鱼儿沟墓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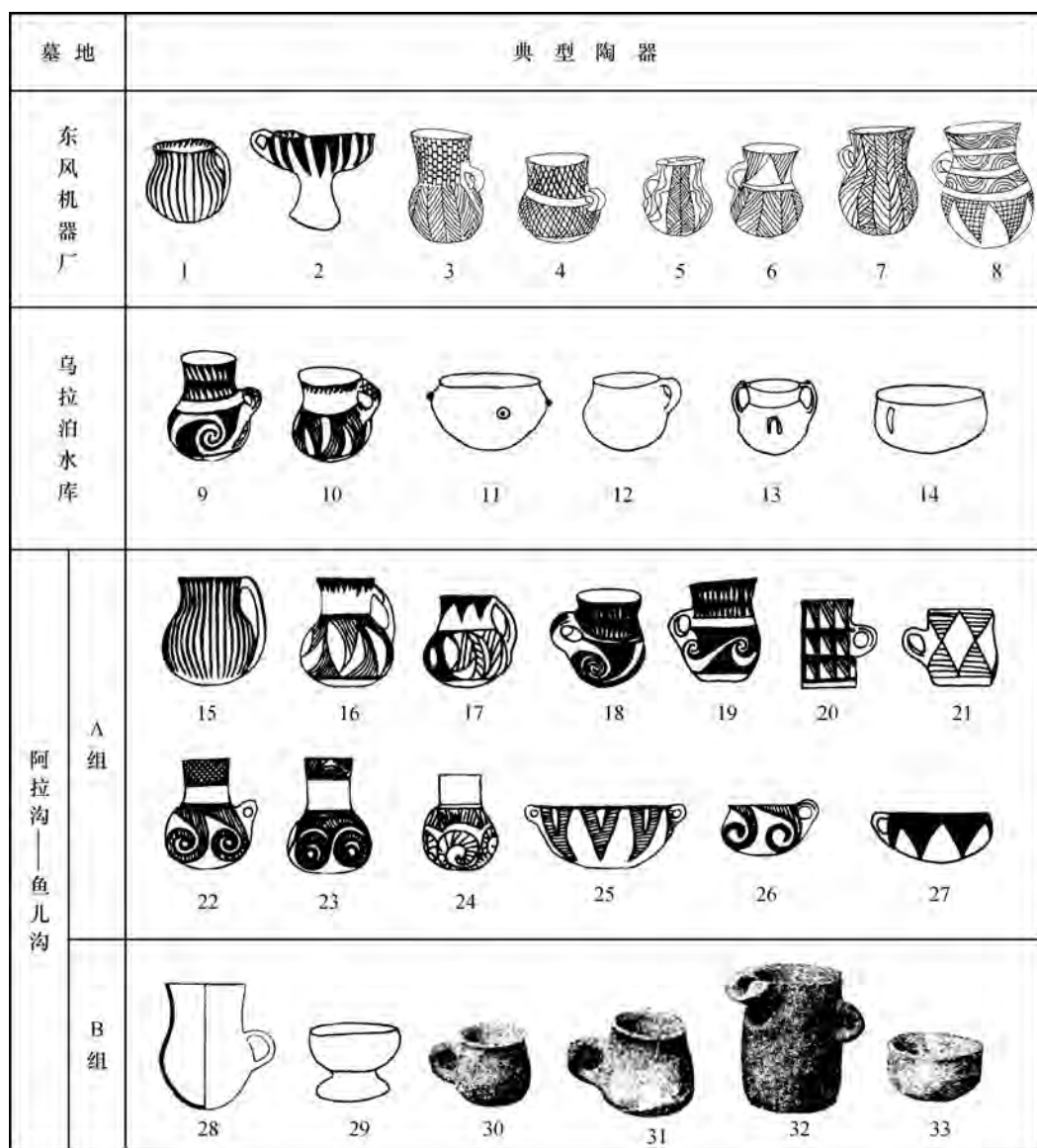
阿拉沟—鱼儿沟古墓群位于鄯善县、和静县和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间穿越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上。这里经调查发现有多处属于汉代以前的古代墓地。这些墓地除了阿拉沟沟口墓地有少量的墓葬资料发表外<sup>[22]</sup>,其余墓地资料均未正式发表。从已有的资料看,这批墓地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不同的两组墓葬,早期一组以发达的彩陶器为特点(图九,15~27),流行涡纹(图九,18、19、22~24),陶器形制多与喀格恰克墓地陶器相似,总体上看属于苏贝希文化二期遗存;晚期一组墓葬以阿拉沟沟口发掘的竖穴木椁墓<sup>[23]</sup>为代表,1986年清理的墓葬也存在此类遗存<sup>[24]</sup>,基本不见彩陶,陶器组合简单,从形制上看应属于苏贝希文化晚期早段遗存。

## 8. 东风机器厂墓地

墓地位于阿拉沟河南岸的山坡上,在东西500米,南北100米的台地上分布有石堆墓43座。石堆有圆形也有方形,少数石堆外用卵石围成石垣。1983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这里清理墓葬41座。该墓地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从散见于一些研究性文章中的陶器看<sup>[25]</sup>,该地彩陶比例非常高,多为红衣黑彩或红彩。纹样有三角、三角形网纹、水波纹、竖条纹、弧线纹以及由斜线组成的几何图案(图九,1~8),彩陶形制多与B型I式和II式单耳罐相似,另外从该墓地出土A型II式单耳罐(图九,1)和单耳彩陶豆(图九,2)的形制看这些陶器应主要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一期晚段遗存。

## 9. 乌拉泊水库墓葬

墓地位于乌拉泊水库东北1千米,天山南麓的一处台地上。1983~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前后发掘46座墓葬<sup>[26]</sup>。墓地由于自然破坏等原因,部分墓葬的墓室露出地表,还有的已经高出地表。从部分未受到破坏的墓葬看,地表有小的石堆。墓葬有一定的排列规律,大体是南北成排,每排由数座墓组成,墓室均呈东西向。墓室分石棺室和土坑室两类,都是竖穴,以后者为主,呈规则或不规则长方形。石棺皆用数块较大的石板竖立于墓坑四壁,底为砾石戈壁的生土底,墓室口一般不封。以单人葬为主,另外有发现9座合葬墓,其中发现的双人合葬,合葬者相向侧身,也有双人仰身并列合葬、有的异性合葬,似为夫妇。多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仅一例。随葬品一般都置于墓室西端的墓主人头部附近。陶器占半数以上,为夹砂红陶,均手制。器形以单耳圜底器为主,平底器较少。器腹及口沿处饰以各种横鬃耳、竖耳、钉及附加堆纹。从已发表彩陶器看,有A型III式单耳罐(图九,10)和大涡纹彩陶罐(图九,9),因此该墓地存在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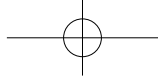


图九 阿拉沟地区及乌鲁木齐南部地区墓地出土的陶器

### 10. 柴窝堡林厂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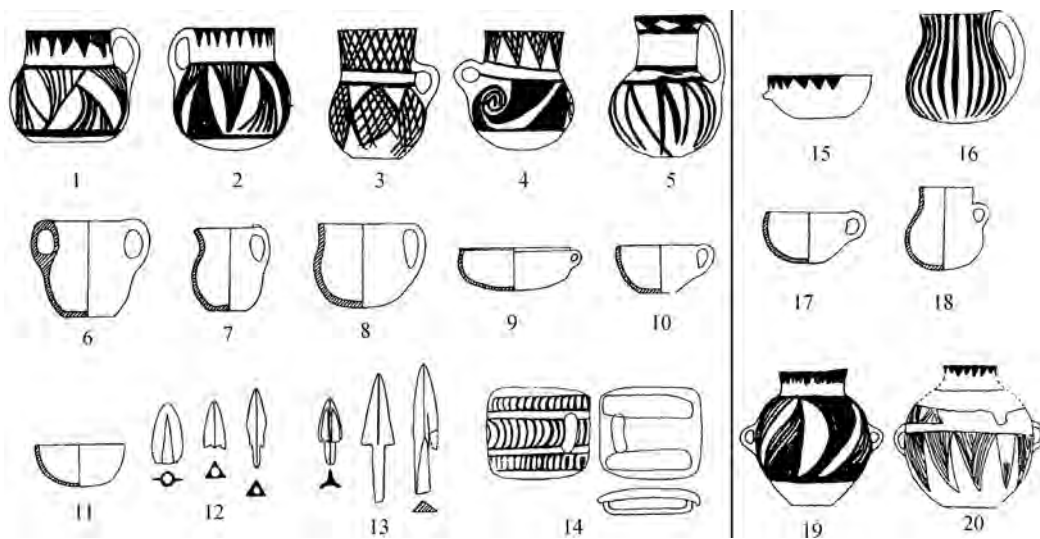
墓地位于柴窝堡湖北岸，共发现四个墓群，自东向西编号为 I ~ IV。其中 II 共发掘墓葬 10 座，分东西两排布列，每一排有墓葬 5 座。墓葬地表均有封堆标志，封堆多呈圆丘状，中部略下凹，封堆由砂石、卵石构成。墓葬的形制比较单一，为椭圆形口竖穴土坑墓。5 座单人葬，5 座合葬墓。均一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

随葬品陶器大多放在头侧，绝大多数为夹砂红陶，少量灰陶。手制，器形以单耳圆



底器为主,少量单耳或无耳平底器,器类有单耳罐、双耳罐、勺杯、带流罐、壶、钵等(图一〇,1~11)。彩陶数量较多,红衣黑彩,器物口沿内外一周倒三角纹,器身流行变体三角纹和圆涡纹。钵的数量较多,多为铜钵,有叶形带釜钵、三翼带釜钵、三棱带釜钵及带柄钵等,也有单翼带柄钵骨钵(图一〇,12、13)。从出土的彩陶器形制看,Ⅱ号地点部分墓葬属于苏贝希文化二期遗存。

Ⅰ、Ⅲ、Ⅳ号地点墓葬数量非常少,从发表的资料看<sup>[27]</sup>,存在与Ⅱ号地点相似的遗存(图一〇,15~18),但也有自身特色的双耳彩陶瓮(图一〇,19、20),由于资料太少无法进一步讨论。



图一〇 柴窝堡林场墓地出土的器物

1~14. Ⅱ号地点 15、16、18. Ⅰ号地点 17、19、20. Ⅲ号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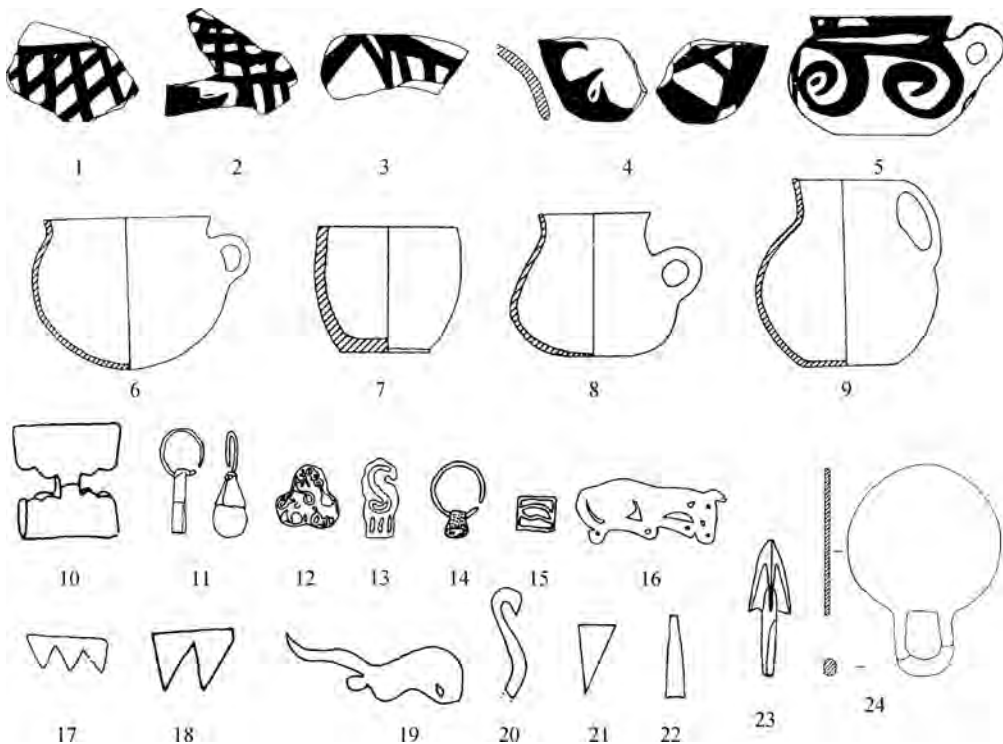
### 11. 柴窝堡墓地

墓地位于柴窝堡的东岸,西距湖面 1.5 千米的湖滩和戈壁连接地带。1991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班在该墓地发掘了 20 座墓葬<sup>[28]</sup>,1993 年又发掘墓葬 3 座<sup>[29]</sup>。

墓葬大致呈西南—东北条状排列,长约 2 千米,宽 0.5 千米,在这一范围内分布有 60 多座墓葬,条状的东南排列一排规模较大的大型墓葬,共 7 座。这些大墓的直径在 30 米以上。条状的西北散布中小型墓葬。中型墓葬封堆的直径 12~20 米,小型墓葬封堆的直径一般在 10 米以下。每一座大型墓葬的西北都有若干小型墓葬。发掘的 20 座墓葬中绝大多数为椭圆形竖穴土坑墓,少量为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和竖穴偏室墓。几乎均为单人葬。墓葬中存在着大量二次葬,不少二次葬者部分骨骼还按规律摆放。从墓葬的特征看,该墓地大体可以分为两组遗存,第一组遗存以 M4 为代表,单人侧身屈肢

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出土有涡纹彩陶单耳罐（图一一，5、8、9），这类遗存在该墓地数量很少；第二组墓葬墓室内不见陶器，随葬品以装饰品为主，多铁器和金器（图一一，10~22）。这些墓葬的填土中还经常发现有彩陶片或陶器（图一一，1~4、6、7），该墓地发掘的大部分墓葬都应属于该组遗存。

从M4出土的陶器看，第一组墓葬可能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遗存，但该墓地主体文化，即第二组的墓葬遗存，墓室内不见陶器，有发达的装饰品，反映了该类居民可能从事游牧生产，而填土和石堆中出土的彩陶片与第一组遗存相似，这或许说明第二组遗存与第一组遗存年代相当或晚于第一组遗存，类似的墓葬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汽运公司墓地<sup>[30]</sup>也都有发现，但目前这种遗存与苏贝希文化的关系却很难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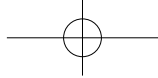
图一一 柴窝堡古墓地 and 汽运公司墓地出土的器物

1~9. 陶器 10~22. 金器 23、24. 铜器

（16、17出自柴窝堡1993年报告，19~22出自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汽运公司墓地，其余均出自柴窝堡1991年报告）

## 12. 交河沟西和沟北墓地

交河沟北墓地位于交河故城一号台地上，墓葬集中在台地的中部和南部，1994年共发掘墓葬30座<sup>[31]</sup>。其中在探沟内发掘的28座墓葬与洋海三号墓地早段出土的器物形制非常相似（图一二，1~11），年代也应相近。但规模较大的M16和M1两座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多，有陶瓶、铜镜、铁鹤嘴斧和金饰牌等器物（图一二，12~18），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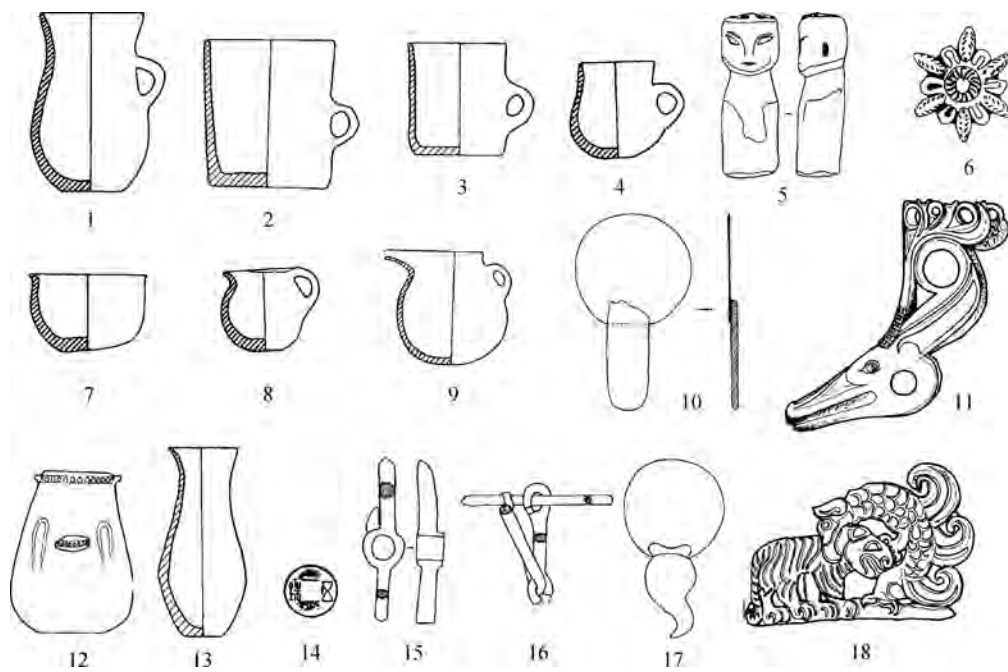


还包含了汉代的五铢钱 (图一二, 14), 这两座墓的年代已经进入汉代时期, 应属于第三期晚段。

1996 年在交河沟西台地发掘竖穴土坑墓 15 座, 竖穴偏室墓 8 座<sup>[32]</sup>。有多座墓葬出土有汉代的五铢钱, 从测定的 <sup>14</sup>C 数据看, 该墓地主体年代应该在汉代以后, 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三期晚段遗存。

除了上述墓地外, 吉木萨尔的大龙口墓地<sup>[33]</sup>、阜康农场基建队遗址<sup>[34]</sup>和四道沟上层遗存<sup>[35]</sup>可能存在着苏贝希文化第二期的遗存, 而阜康市三工乡墓地<sup>[36]</sup>和托克逊博斯坦墓地<sup>[37]</sup>存在着苏贝希三期早段文化遗存。

另外在乌鲁木齐板房渠曾出土过一批青铜器<sup>[38]</sup>, 其中有 1 件管釜战斧与塔加尔文化早期战斧形制很相似 (图一四, 11), 虽无陶器共存, 但从年代上看这批铜器很有可能属于苏贝希文化第二期文化遗存。



图一二 交河沟北墓地出土的器物

- 1 ~ 4、7 ~ 9、12、13. 陶器 (M10:23、M32:2、M32:1、M28:40、M5:6、M07:1、M5:5、M16mC:1、M16②北偏室:2) 5. 木俑 (M15:4) 6. 金花饰 (M4:2) 10. 铜镜 (M10:22)
11. 骨雕饰 (M28:41) 14. 五铢钱 (M01mj:1) 15. 铁鹤嘴斧 (M16②北偏室:32)
16. 铁马具 (M16②北偏室:110) 17. 铜镜 (M16②北偏室:93) 18. 金饰牌 (M01mb:1)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将苏贝希文化各墓地分期情况归纳成下表（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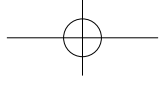
表一 苏贝希文化主要墓地和遗址分期表

| 分期<br>墓地  | 第一期 |    | 第二期 | 第三期 |    |
|-----------|-----|----|-----|-----|----|
|           | 早段  | 晚段 |     | 早段  | 晚段 |
| 洋海一号墓地    | ●   | ▲  |     |     |    |
| 洋海二号墓地    |     | ●  | ▲   |     |    |
| 洋海三号墓地    |     |    |     | ●   | ▲  |
| 喀格恰克墓地    |     |    | ●   |     |    |
| 英亚依拉克墓地   |     |    | √   |     |    |
| 三个桥墓地     |     |    | ●   |     |    |
| 艾丁湖墓地     |     |    | ●   | ▲   |    |
| 阿拉沟古墓群    |     |    | ●   | ●   |    |
| 四道沟遗址     |     |    | √   |     |    |
| 苏贝希遗址     |     |    | ●   |     |    |
| 苏贝希一号墓地   |     |    | ▲   | ●   |    |
| 苏贝希二号墓地   |     |    |     | ●   |    |
| 苏贝希三号墓地   |     |    | ●   |     |    |
| 交河沟北墓地    |     |    |     | ●   | ▲  |
| 交河沟西墓地    |     |    |     |     | ●  |
| 柴窝堡古墓地    |     |    | √   |     |    |
| 柴窝堡林场墓地   |     |    | ●   |     |    |
| 东风厂墓地     |     | √  |     |     |    |
| 乌拉泊水库墓地   |     |    | √   |     |    |
| 大龙口古墓群    |     |    | √   |     |    |
| 三工乡墓地     |     |    |     | √   |    |
| 阜北农场基建队遗址 |     |    | √   |     |    |
| 托克逊博斯坦墓地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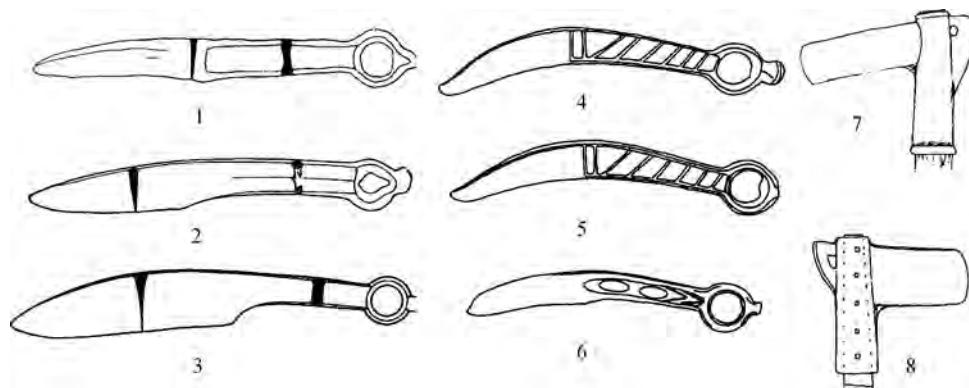
## 二、年 代

对于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从已有的<sup>14</sup>C数据看，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sup>[39]</sup>，各期的年代具体如下。

第一期，主要是包括洋海一号和二号墓地的大部分墓葬，一号墓地出土的带突的环首刀（图一三，4~6），在哈密兰州湾子<sup>[40]</sup>、宁夏固原<sup>[41]</sup>、陕西彬县段泾遗址<sup>[42]</sup>



等地都有类似的发现（图一三，1 ~ 3），但又稍有区别，在段泾遗址发现的这件铜刀年代在商末周初，苏贝希文化出土的此类铜刀年代似乎要晚些，与之共存的管釜战斧形制虽较有特色，但这种长管釜、斧身两侧平齐的战斧（图一三，7、8），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年代大约在西周中期<sup>[43]</sup>。



图一三 第一期文化出土的带突环首刀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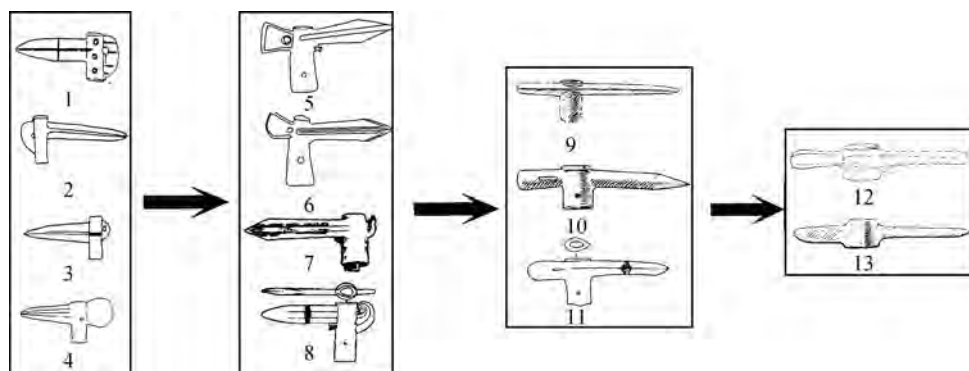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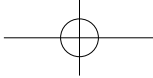
1. 哈密兰州湾子 2. 宁夏固原 3. 陕西段泾遗址

4 ~ 8. 洋海一号墓地 (M19:2、M33:2、M78:3、M19:1、M33:1)

另外在洋海墓地采集的两件管釜啄戈也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图一四，5、6），林沅先生曾指出，这种管釜啄戈原形应该是管釜“啄”与“戈”结合而成的，是后来北方系青铜器鹤嘴锄的前身，在中国北方、外贝加尔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广大地区都有发现<sup>[44]</sup>。洋海墓地出土的管釜啄戈，形制虽有些特殊，但应稍晚于昌平白浮墓的啄戈（图一四，1），而早于塔加尔时期，与卡拉苏克文化石峡期的一件啄戈形制比较相近（图一四，7），年代亦不会相差太远。这两件啄戈年代大致可定在西周中晚期。除此之外，第一期墓葬出土的马衔形制也不会晚于公元前 7 世纪，因此苏贝希文化第一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0 世纪 ~ 前 7 世纪，但对于早晚两段的界限目前还很难确定。

苏贝希第三期文化可以根据各墓地出土的金属器年代来推测，在洋海三号墓地中出土的铁马衔（图三，68），在中国北方地区也较为常见，这种形制的马衔流行于春秋晚期以后<sup>[46]</sup>。在艾丁湖和交河沟北墓地出土了两件动物纹饰牌（图八，17；图一二，18），这种猛兽捕杀牲畜场面的动物饰牌从战国早期开始出现，而且被捕食动物所占比例到战国中期以后逐渐增大<sup>[47]</sup>，由此看来艾丁湖出土的动物饰牌年代大约在战国早期，要早于交河沟北的金饰牌。而苏贝希一号墓地 M13，阿拉沟木椁墓 M30 等第三期墓葬<sup>14</sup>C 数据也都集中在战国以后。由此看来苏贝希文化第三期的年代上限可能在战国早期。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138 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言通西域之利，“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sup>[48]</sup>，先以





图一四 管釜啄戈的演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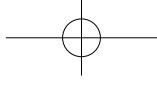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1. 昌平白浮西周墓 2. 外贝加尔 3. 米努辛斯克盆地 4. 青海东村砖瓦厂<sup>[45]</sup> 5、6. 洋海墓地 7. 卡拉苏克文化  
8. 群巴克一号墓地 (M5C:4) 9、10、13. 塔加尔文化 11. 乌鲁木齐板房渠 12. 哈密阔腊墓地

军事，次以政治，遂通西域，而此时汉文化也随汉王朝军事与政治的扩张而传入新疆。在洋海三号墓地和交河故城沟北墓地都发现有属于汉代轮制泥质灰陶的折沿罐以及西汉代中期的五铢钱，表明苏贝希文化第三期晚段已经进入了中原的汉王朝时期。因此苏贝希文化第三期早段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5 ~ 前 3 世纪，而晚段则大约在西汉时期。结合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年代分析，第二期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7 世纪 ~ 前 5 世纪之间。

从整个苏贝希文化来看，各墓地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学者们把这些墓地划分成了洋海类型、喀格恰克类型、阿拉沟类型、柴窝堡类型、四道沟上层类型和苏贝希等诸多类型<sup>[49]</sup>，而这些类型的划分大都是考虑到了各墓地之间的差异。以笔者看来，苏贝希文化各个墓地之间既有时间上也有空间上的差别，阿拉沟类型、柴窝堡类型和四道沟上层类型主要反映的是地域差别，而吐鲁番盆地中东部的洋海类型、喀格恰克类型和苏贝希类型各墓地则更多的体现了时代上的差别。因此，吐鲁番盆地中部和东部的苏贝希遗址和古墓群、鄯善三个桥墓地、洋海古墓群、艾丁湖墓地、喀格拉克墓地、英亚依拉克墓地以及交河故城沟北和沟西等墓地似乎可以划成一个类型。这样整个苏贝希文化似乎可以缩减成四个类型，即阿拉沟类型、柴窝堡类型、四道沟上层类型和洋海类型。

### 三、文化渊源和对外影响

苏贝希文化分布的中心主要是吐鲁番盆地，而在吐鲁番盆地目前还没有发现早于苏贝希文化的青铜遗存，有人认为吐鲁番盆地的哈拉和卓遗址可能与苏贝希文化起源相关联<sup>[50]</sup>。此前对哈拉和卓遗址仅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和试掘，资料也未整理发表，但从遗址的年代范围（公元前 1100 ~ 前 840 年）和少量的陶片标本来看，该遗址实际上应属于苏贝希文化早期遗存。根据前文的分析，苏贝希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目前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大部分都属于第二期，第三期遗存数量次之，而第一期遗存数量最少。



虽然遗存数量少,但这一期基本代表了该文化的最初形成时期,因此我们首先将对第一期文化中最为典型的墓地洋海一号墓地的特点进行分析。

洋海一号墓地地表无明显的封堆标志,竖穴土坑,木制葬具较为普遍,尸体侧身屈肢,随葬的绝大部分陶器为彩陶,红衣黑彩,器表图案主要为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涡纹、倒三角纹和填网格的倒三角纹等,器型主要有单耳罐、大横耳杯、双耳直筒杯、陶盆、陶豆和圈足罐等。

而目前新疆地区已发现的考古遗存中,与这些特征最为相似的且年代早于苏贝希文化的只有南湾类型遗存,该类遗存年代下限与苏贝希文化最早期年代相衔接。南湾类型遗存的墓葬形制、葬具、葬式以及单耳罐和直筒杯形制与洋海一号墓地特征都非常相似,彩陶也为红衣黑彩,纹饰中也有曲线纹、锯齿纹和水波纹<sup>[51]</sup>。此外,洋海一号墓地中的柄部带突的铜刀、管釜斧等铜器亦见于南湾类型遗存中(图一三)。而洋海一号墓地中流行的大横耳杯,虽然在南湾类型遗存中没有发现,但类似形制的横耳在甘青地区更早的四坝文化就有发现<sup>[52]</sup>,而南湾类型遗存本身受到了四坝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洋海一号墓地中的横耳器也很可能是反映了东部文化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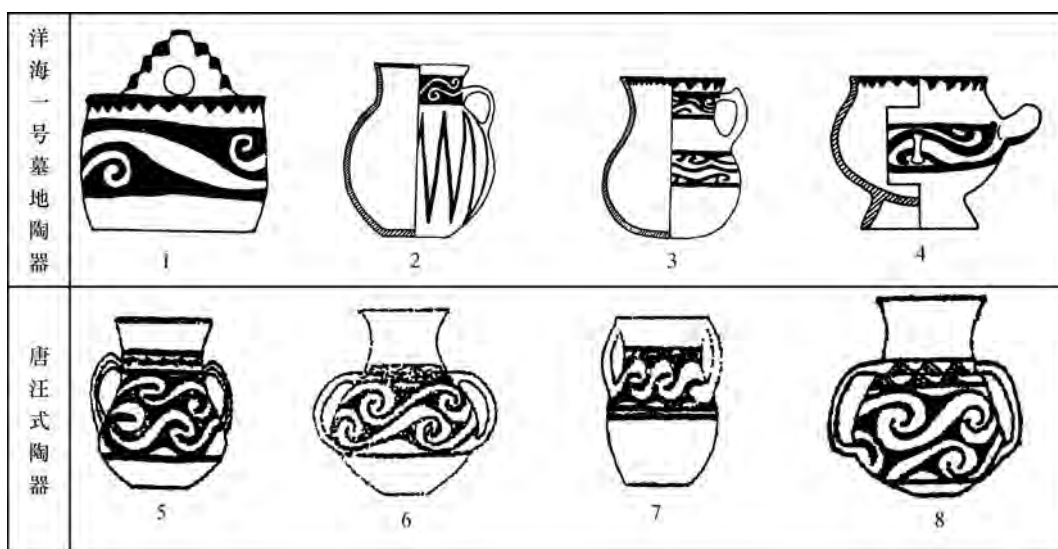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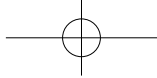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韩建业先生认为半截沟遗存对于苏贝希文化起源意义重大<sup>[53]</sup>。奇台半截沟遗址仅进行了简单的试掘,发表资料很少,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型的磨制石器和数量较多的倒三角纹和网纹彩陶片,由于半截沟遗址年代确实早于苏贝希文化,因此苏贝希文化中三角形纹和网纹彩陶图案很可能是来源于奇台半截沟遗存。由于未进行正式发掘,半截沟遗存整体文化面貌不清,但从发表的资料看似与南湾类型遗存相似。

因此,南湾类型遗存很可能在苏贝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陈戈先生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苏贝希文化与南湾类型遗存的联系,他指出“南湾墓地中除了双耳和四耳鼓腹罐及独特的彩绘纹饰外,其他各种因素在苏贝希文化中均有所反映。”<sup>[54]</sup>只是由于南湾墓地资料发表的数量很少,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除了南湾类型遗存外,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与洋海一号墓地遗存也存在着一些相似性。焉不拉克文化中的单耳器是十分发达的,洋海一号墓地中出土的单耳豆、单耳杯和单耳罐等器物在焉不拉克文化早期文化中都较为流行。虽然焉不拉克文化在公元前1千纪与苏贝希文化并行发展,但该文化早期遗存要早于苏贝希文化的形成时期,因此苏贝希文化中的这些器物也可能与焉不拉克文化有关联。

洋海一号墓地中另外一种较为典型的纹饰涡纹或变体涡纹,在整个苏贝希文化中十分流行,从具体图案的对比来看(图一五),这种纹饰很可能来源于甘青地区年代相对较早的唐汪式陶器遗存。

虽然从上面情况看,洋海一号墓地大部分遗存都与吐鲁番以东地区诸文化遗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早期苏贝希文化人群也具有很强的创造性,该文化中较为流行的立耳彩陶杯、圈足彩陶罐以及火焰纹装饰等因素在其他文化中非常少见,可以认为是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器物。



图一五 苏贝希文化早期涡纹与唐汪式陶器涡纹的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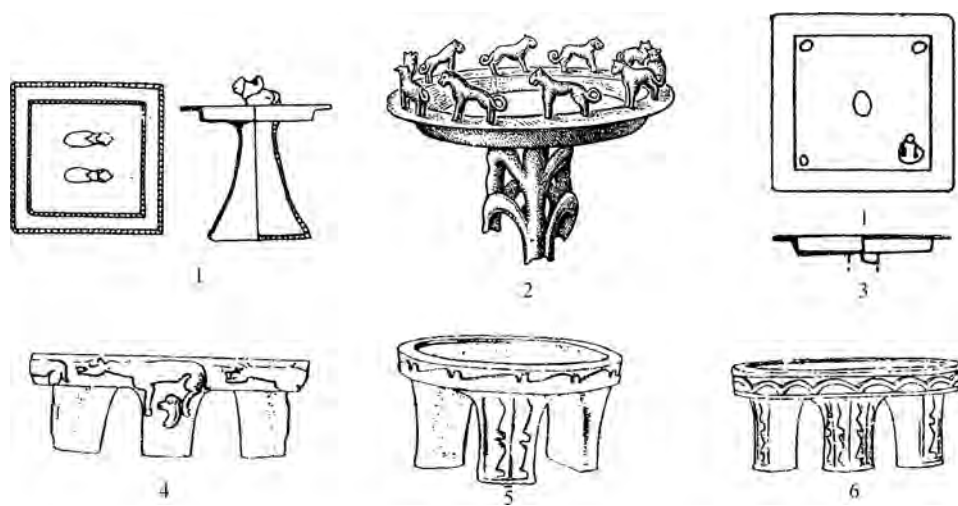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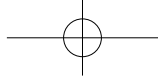
1.M1002:1 2.M180:8 3.M164:6 4.M26:3 5.阿哈特拉 M158:1

6.拱北台 H1:1 7.阿哈特拉 M33:1 8.张卡山

实际上苏贝希文化的起源是十分复杂的，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还无法明确苏贝希文化具体渊源，但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吐鲁番以东地区的南湾类型遗存、焉不拉克文化以及甘青地区唐汪式陶器遗存等诸类遗存对苏贝希文化的起源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但同时苏贝希文化居民也创造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器物。此外在该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兼容了周邻地区多种文化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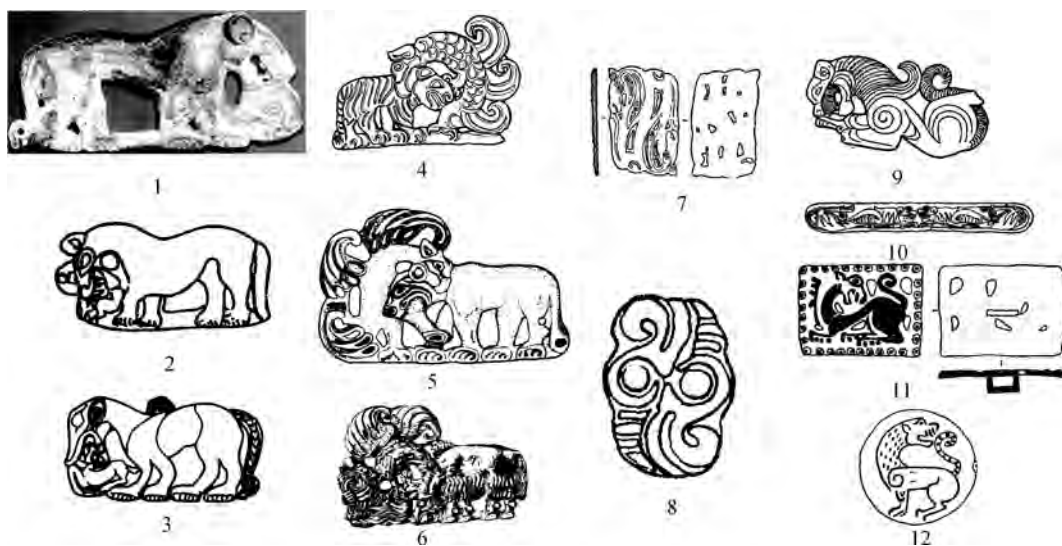
在阿拉沟丛坟墓中出土了一件方座承兽铜盘（图一六，1），类似形制的器物在伊犁地区、七河地区以及东哈萨克斯坦地区都有发现（图一六，2、3），这种器物也被称为“祭台”<sup>[55]</sup>，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用具，具有同样功能的器物在里海北岸的萨夫罗马泰文化中大量的发现，但萨夫罗马泰文化中的祭台大部分为石头制成，上面往往装饰有动物纹（图一六，4~6）。这表明阿拉沟丛坟墓人群可能与西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在阿拉沟墓地中还出土了一件漆盘，同类器在马王堆汉墓中也曾发现。阿拉沟丛坟墓属于苏贝希文化的第三期，因此从上面的分析看，至少在战国时期苏贝希文化人群就同时与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苏贝希文化中动物纹装饰十分普遍，许多墓地都出土了动物纹饰牌，有虎咬羊饰牌（图一七，1）、鹰嘴怪兽与虎互搏饰牌（图一七，4）、马形饰牌（图一七，7）和一些单体猫科动物饰牌（图一七，9~12），这些饰牌的主题在中国北方和境外欧亚草原其他地区都比较流行（图一七，2、3、5、6、8），尤其是虎咬羊饰牌在中国甘宁地区发现的数量非常多，而猫科动物和鹰嘴怪兽的形象，在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文化乃至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中也都有大量的发现。



图一六 各地出土的承兽盘和相关器物对比图

1. 阿拉沟 M30 2. 东哈萨克斯坦 3. 新源 4~6. 萨夫罗马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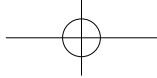


图一七 苏贝希文化动物形饰牌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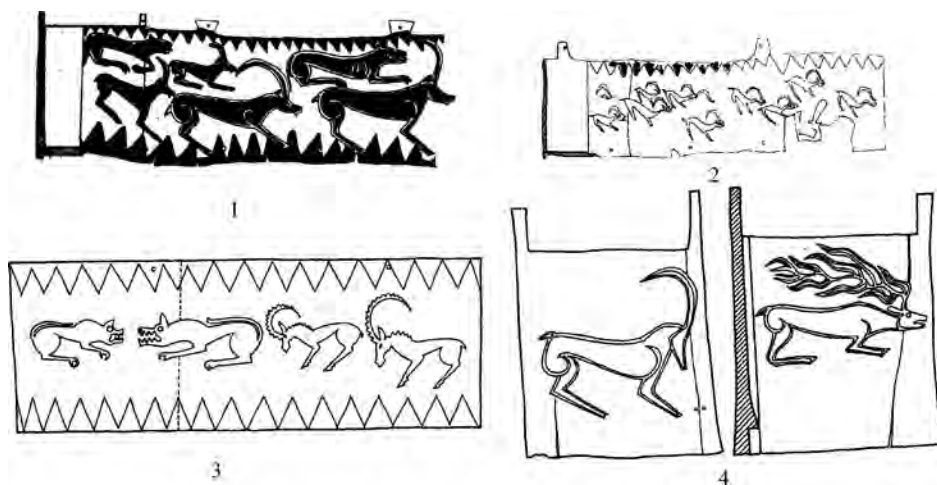
1、7. 艾丁湖 2. 固原马庄 M4 3. 固原陈阳川 4. 交河沟北 5、6. 西伯利亚  
8. 崞县窑子 9、10. 阿拉沟 M30 11、12. 苏贝希二号墓地

除了动物饰牌外，苏贝希文化的木桶上也刻画有大量羊、鹿和狼等动物形象（图一八），相同主题的图案在同时期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中也很常见。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说明这些器物的具体来源，但它们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明苏贝希文化已经与中国北方和南西伯利亚等地区早期游牧文化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

苏贝希文化中还流行一种花形金饰，这种器物均有六边形花瓣，在多个墓地中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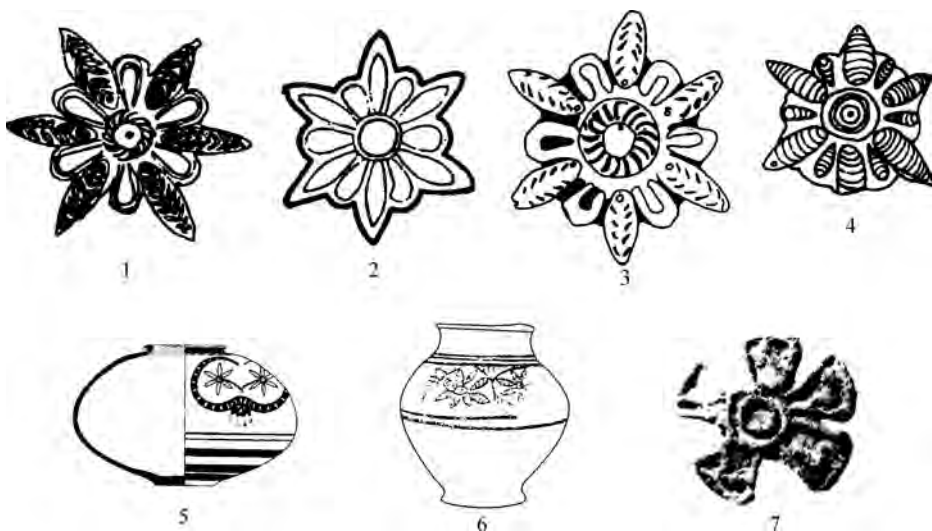


发现(图一九, 1~4)。由于笔者所知有限, 还不能说出这些花形饰的来源, 这种器物在同时期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都不见, 也不见于境外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中, 但在西亚和中亚南部以及印度地区的早期定居社会中, 花形装饰却较为普遍(图一九, 5、6), 当地流行的器物印章很多都制成花的形状<sup>[56]</sup>(图一九, 7), 因此苏贝希文化中的花形金饰很可能与中亚南部地区存在着联系。另外洋海墓地中出土的木制乐器箜篌可能是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同类器中最早的实物标本, 在南疆的扎滚鲁克文化中也有发现, 新疆地区箜篌都是使用当地的胡杨木制成, 应该是当地生产的, 但考虑到这种乐器在公元前 2000 年的亚述就已经出现, 新疆地区的箜篌制作技术可能来自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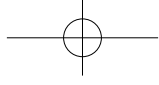
图一八 苏贝希文化木桶上的动物形象

1、3、4. 洋海二号墓地 (M273: 5、M2040: 1、M2204: 2) 2. 洋海一号墓地 (M23: 4)



图一九 苏贝希文化中的花形饰与其相关器物对比图

1. 洋海墓地 2. 阿拉沟墓地 3. 交河沟北墓地 4. 艾丁湖墓地 5. 早期印度河文化 6. 哈拉帕文化 7. 阿尔丁特佩



苏贝希文化与其南部焉耆盆地的察吾呼文化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苏贝希文化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带流器（图二〇，1~7），与焉不拉克文化情况相似，在苏贝希文化中的带流器之间没有明显的演变序列，且都不是察吾呼文化的早期带流器的形制，因此苏贝希文化的这些带流器应该是受到了察吾呼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但在洋海墓地出土的这件彩陶带流器，器表纹饰是倒三角和水波纹，在察吾呼文化中非常少见，而这种纹饰在苏贝希文化其他彩陶器上较为常见，因此苏贝希文化的带流器很有可能是当地生产的。除了带流器外，苏贝希文化的一些铜器也体现了与察吾呼文化的联系，洋海墓地出土的蝇拍形马衔和弓形铜铁器等器物（图二〇，8、9），在察吾呼文化中都有发现。从地形上看，焉耆盆地与吐鲁番之间虽然隔着天山山脉，但两地之间存在着许多大的山间谷地，这些山谷很可能就是当时两个文化之间联系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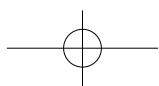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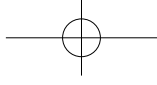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图二〇 苏贝希文化与察吾呼文化的联系

1. 苏贝希二号墓地 2、3. 阿拉沟丛葬墓 4. 洋海二号墓地 5. 柴窝堡二号墓地 6~9. 洋海一号墓地  
（7为木器，8为铜器，9为铜铁器，其余均为陶器）

此外，在吐鲁番盆地西部的柴窝堡墓地，墓葬地表都有圆形的封堆，这种墓葬形制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洋海墓地和苏贝希墓地中都比较少见，而在索墩布拉克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苏贝希文化，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西部的柴窝堡古墓群可能受到了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影响。但在苏贝希文化第二期出现了偏室墓和仰身直肢葬，并在第三期开始流行，有人认为也可能是受到了西部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影响<sup>[57]</sup>，但如果对比偏室的位置，苏贝希文化的此类型墓葬更接近甘青地区的沙井文化<sup>[58]</sup>。

总体看来，苏贝希文化渊源较为复杂，但东部传统文化的因素影响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周邻地区许多文化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并兼容了大量的其他文化因素，正是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使得苏贝希文化成为公元前 1 千纪新疆地区最为繁荣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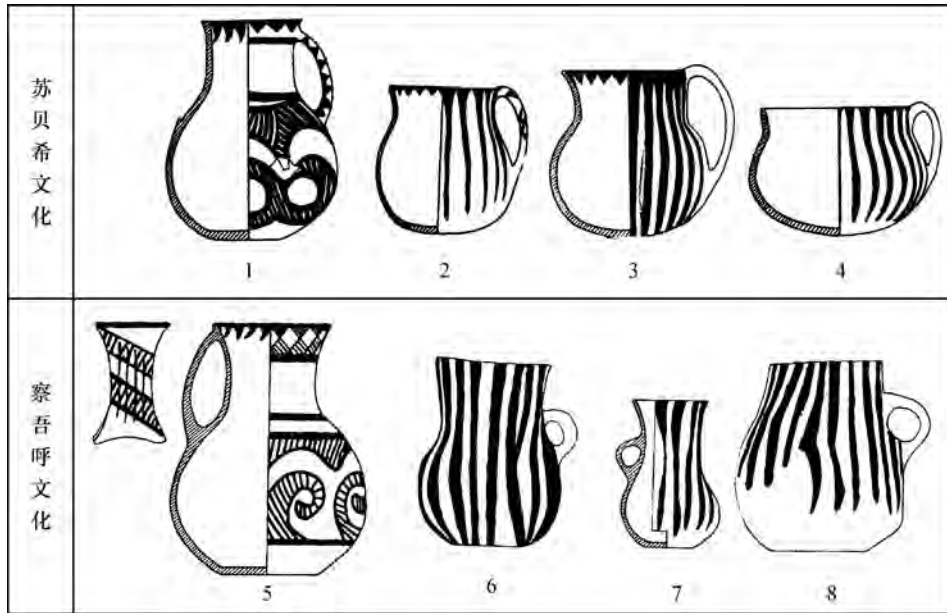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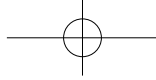
另外从居民人种特征来看,苏贝希文化人群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各个墓地之间的差别也较大。目前该文化中经过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有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和阿拉沟丛坟墓。洋海墓地出土的颅骨存在着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个体类型,大多数个体为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通过与新疆境内和邻近地区的古代组间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洋海组与焉不拉克 C 组最为接近<sup>[59]</sup>。洋海墓地人群应该代表着苏贝希文化的早期居民体质特征,这或许也暗示了苏贝希文化早期与东部文化的紧密联系;苏贝希墓地情况比较复杂,根据研究大约 2/3 的颅骨可以归入欧洲人种,而蒙古人种或混杂类型约占 1/3,其中欧洲人种亦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类型,另一组与地中海东支类型关系较为密切<sup>[60]</sup>;而阿拉沟丛坟墓的人种特征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地中海东支类型、中亚两河类型和二者的混合类型,还存在一些蒙古人种支系的标本<sup>[61]</sup>。苏贝希墓地和阿拉沟丛坟墓年代相对较晚,这可能也表明苏贝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不同外来人群。另外根据苏贝希文化人骨的线粒体 DNA 测试分析,这一时期吐鲁番盆地欧亚谱系人种混杂的现象已十分普遍<sup>[62]</sup>。苏贝希文化的人种特征与文化因素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苏贝希文化形成以后,迅速发展,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向西和向南渗透,索墩布拉克文化、察吾呼文化和南疆的扎滚鲁克文化都受到该文化的强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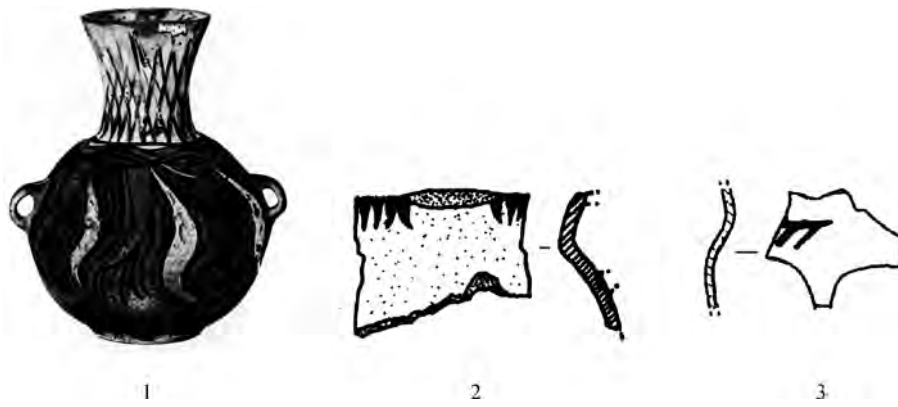
索墩布拉克文化早期穷科克一号墓地中出土的彩陶器,均为红衣黑彩,无疑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传统,其中单耳杯和网格纹、三角纹等部分彩陶纹饰在苏贝希文化早期就已经流行,而且从文化分布来看,苏贝希文化与索墩布拉克文化在乌鲁木齐地区可能存在着接触,因此索墩布拉克文化中的彩陶和单耳器也可能由苏贝希文化传入。

察吾呼文化是另外一支具有自身特色的发达彩陶文化,但在该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竖条纹单耳器(图二一,6~8),这种竖条纹是苏贝希文化最为典型的纹饰之一(图二一,2~4),另外在察吾呼文化哈布其罕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单耳彩陶壶(图二一,5),这件器物无论从形制还是彩陶纹饰看,都属于苏贝希文化的风格,无疑是来自苏贝希文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察吾呼文化中与苏贝希文化联系紧密的遗存大都属于察吾呼类型遗存,相对于其他类型遗存,察吾呼类型所占据的焉耆盆地与吐鲁番盆地距离最近,故联系相对紧密也符合常理。

南疆的扎滚鲁克文化中很多文化因素都与苏贝希文化相似。扎滚鲁克文化中流行的长方形土坑棚架墓、仰身上屈肢的葬式以及该文化晚期出土的木盘、木桶、箜篌和纺轮等大量木器和木器上的“S”纹、涡纹、写实性动物纹等纹饰在苏贝希文化中都有发现。另外扎滚鲁克文化中还发现少量的彩陶器,虽然数量少,但器表的彩陶纹饰均为苏贝希文化的典型纹饰(图二二)。由于苏贝希文化的年代上限要早于扎滚鲁克文化,因此,扎滚鲁克文化与苏贝希文化的联系可以看做是苏贝希文化向南扩张和影响的结果<sup>[63]</sup>。



图二一 察吾呼文化与苏贝希文化部分彩陶纹饰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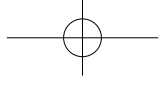
图二二 扎滚鲁克文化出土彩陶器

1. 贝格曼征集<sup>[64]</sup> 2. 扎滚鲁克墓地 89 年采集<sup>[65]</sup> 3. 扎滚鲁克墓地采集<sup>[6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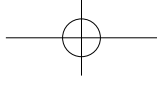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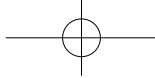
- [ 1 ] 陈戈. 新疆史前时期又一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 A ].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C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53-171.
- [ 2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 J ]. 新疆文物, 1988(3): 11-43.
- [ 3 ] 陈戈. 新疆史前时期又一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 A ].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C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53-171.
- [ 4 ] 李肖, 吕恩国, 张永兵. 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 J ]. 考古学报, 2011(1): 99-150.
- [ 5 ] 韩建业. 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析和谱系[ J ]. 新疆文物, 2005(3): 57-99.
- [ 6 ] 在乌鲁木齐的萨恩萨伊墓地也发现有苏贝希文化的墓葬, 由于资料发表较晚, 本文的研究中暂未包含这个墓地的材料, 但从发表的资料看, 萨恩萨伊墓地的中期和晚期墓葬都应属于苏贝希文化的范畴, 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发掘简报[ J ]. 新疆文物, 2010(2): 1-24.
- [ 7 ] 韩建业. 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析和谱系[ J ]. 新疆文物, 2005(3): 57-99.
- [ 8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 J ]. 新疆文物, 2004(1): 1-27.
- [ 9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 J ]. 新疆文物, 2004(1): 28-49.
- [ 10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县洋海三号墓地发掘简报[ J ]. 新疆文物, 2004(1): 50-68.
- [ 11 ] 吐鲁番地区文物研究所. 新疆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 J ]. 考古, 1987(7): 597-603.
- [ 12 ] a. 张铁男. “鄯善古墓被盗案”中部分文物介绍[ J ]. 新疆文物, 1989(4).  
b.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文物[ J ]. 新疆文物, 1998(3): 28-40.
- [ 13 ]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群[ J ]. 考古, 1984(1): 41-50.
- [ 14 ] a.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 J ]. 新疆文物, 1993(4): 1-12.  
b.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 J ]. 考古, 2002(6): 42-57.
- [ 15 ]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 J ]. 考古, 1988(6): 502-506.
- [ 16 ] a.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 J ]. 新疆文物, 1994(2): 1-20.  
b.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 J ]. 考古, 2002(6): 42-57.
- [ 17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 J ]. 考古, 2002(6): 42-57.
- [ 18 ]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新疆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古墓群调查[ J ]. 考古, 1985(5): 478-479.
- [ 19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 J ]. 新疆文物, 1988(3): 11-43.
- [ 20 ] a.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古墓葬的抢救清理发掘[ J ]. 新疆文物, 1997(2): 1-21.  
b.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 J ]. 文物, 2002(6): 46-56.



- [ 21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J].考古,1982(4):365-372.
- [ 22 ] a.吐鲁番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18-22.  
b.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J].新疆文物,1991(2):18-20.
- [ 23 ] 吐鲁番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18-22.
- [ 24 ]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J].新疆文物,1991(2):18-20.
- [ 25 ] a.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A].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6,图五.  
b.刘学堂.新疆地区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A].史前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451-476,图六.
- [ 26 ] 王明哲,张玉忠.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墓发掘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1986(1).
- [ 27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乌鲁木齐市柴窝堡林场I、III、IV号点墓葬发掘[J].新疆文物,2000(1、2):6-10.
- [ 28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柴窝堡古墓葬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1998(1):11-31.
- [ 29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年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1998(3):19-22.
- [ 30 ] a.张玉忠.乌鲁木齐市南郊发现石堆墓[J].考古与文物,1989(2):41-42.  
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拉泊乌鲁木齐市汽运公司农场墓葬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1998(3):23-27.
- [ 31 ] 新疆文物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R].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8-73.
- [ 32 ]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年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7(9):46-54.  
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R].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43.
- [ 33 ]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J].新疆文物,1994(4):1-11.  
b.迟文杰.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大型石堆墓调查简记[J].新疆文物,1994(3):36-37.
- [ 34 ] 于志勇,阎伦昌.阜康市北农场基建队古遗存调查[J].新疆文物,1995(1):11-18.
- [ 3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82(2):113-120.
- [ 36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三工乡古墓葬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1999(3、4):61-66.
- [ 37 ]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托克逊博斯坦墓群清理简报[J].新疆文物,1996(3):24-25.
- [ 38 ]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托克逊博斯坦墓群清理简报[J].新疆文物,1996(3):24-25.
- [ 39 ] 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A].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53-171.



- [40] 哈密文物志编纂小组. 哈密文物志 [Z].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23.
- [41] 罗丰, 韩孔乐.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 [J]. 考古, 1990 (5): 403-418.
-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山西彬县段泾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1999 (1): 81.
- [43] 朱永刚. 中国北方的管釜斧 [J]. 中原文物, 2003 (2): 30-44.
- [44] 林沅.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A]. 林沅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62-288.
- [4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平安、互助县考古调查简报 [J]. 考古, 1990 (9): 780, 图一〇, 2.
- [46] 邵会秋. 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 [A]. 边疆考古研究 (3)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96-114.
- [47]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14-121.
- [48] 参见 a. 司马迁. 史记 [M]. 卷一二三, 列传六三.  
b. 班固. 汉书 [M]. 卷六一, 列传三一.
- [49] a. 刘学堂. 新疆地区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 [A]. 史前研究 [C].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451-476.  
b. 郭物. 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 1 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D].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5: 100-118.
- [50] 陈戈. 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J]. 西域研究, 2002 (2): 11-18.
- [51] 陈戈. 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J]. 西域研究, 2002 (2): 11-18.
- [5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 民乐东灰山考古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80, 图六一, 1、5、6.
- [53] 韩建业. 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析和谱系 [J]. 新疆文物, 2005 (3): 57-99.
- [54] 陈戈. 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J]. 西域研究, 2002 (2): 11-18.
- [55] A.H. 伯恩斯坦姆. 谢米列耶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几个主要阶段 [J]. 新疆文物, 1992 (2): 17-44.
- [56] V.M. 马松. 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的青铜时代 [A]. 中亚文明史 (一)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2: 160-176.
- [57] 韩建业. 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析和谱系 [J]. 新疆文物, 2005 (3): 57-99.
- [58] 郭物. 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 1 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D].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5: 173.
- [59] 邵兴周, 王博. 吐鲁番盆地古墓人颅的种系研究——洋海古墓 [J]. 新疆文物, 1991 (3): 44-53.



- [ 60 ] 陈靓. 鄯善苏贝希墓葬人骨研究 [ J ]. 新疆文物, 1998 ( 4 ): 65-78.
- [ 61 ] 韩康信. 新疆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 [ A ].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 C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71-175.
- [ 62 ] 崔银秋等. 吐鲁番盆地青铜至铁器时代居民遗传结构研究 [ J ]. 考古, 2005 ( 7 ): 83-88.
- [ 63 ] 邵会秋. 新疆扎滚鲁克文化初论 [ A ]. 边疆考古研究 ( 7 ) [ C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 64 ] 贝格曼著, 王安洪译. 新疆考古记 [ M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293-315.
- [ 65 ]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 1989 年清理简报 [ J ]. 新疆文物, 1992 ( 2 ): 1-14.
- [ 66 ] 塔克拉玛干综合考察队考古组. 且末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 [ A ].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 [ C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7: 338-348.

## Research on the Subeixi Culture in Xinjiang

Shao Hui-qiu

Subeixi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Iron Ag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Xinjiang.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all those known sites of Subeixi,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the evolution of object types and to research on the stages of the whole culture system, the chronology, the origin and the influence to other regions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known research achievements.